

国际移民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影响^{*}

李其荣

摘要：国际人口流动是一把双刃剑，给输出国与输入国带来双重影响。国际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起着积极作用，促进了移民接受国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接受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多元文化的发展。但同时，国际人口迁移又带来负面影响，即给移民输出国带来人才流失，进而影响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国际移民带来的消极影响还包括难民、非法移民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国际人口迁移的负面影响与正面影响相比，其正面影响是第一位的，负面影响是第二位的。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促进国际人口的合理流动，趋利避害，尽量减少国际人口流动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国际移民；输出国；输入国；双重影响

中图分类号：D7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9-0038-12

作者简介：李其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9）

在国际移民的研究中，国内学术界探讨较多的是国际人口流动的动因、特点与发展趋势，探讨较少的是国际移民的后果和影响。而在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对目的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已有不少论著，但有关移民对来源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扎实可靠的资料则不多。在国际移民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移民影响了输入国经济的增长，加重了政府的福利负担。“在美国有 80% 的人认为，移民数量越多，失业率越高。”美联社在西欧多国曾进行民调，“多数人认为移民影响消极”。

另一种观点认为，移民潮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减少贫困。所以，人才流动对于整个

收稿日期：2007-04-20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移民政策比较研究”部分研究成果（批准号：04BMZ016）。

在论及国际人口迁移的后果和影响时，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成果有：（1）朱其良：《国际移民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2）钱波：《论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http://www.chinaacc.com/new/287/296/2006/7/ma630538371313176002874-...>；（3）陈婷婷、王珊：《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影响和对策》，《大众科技》2006 年第 8 期；（4）贾玉洁：《移民理论与中国国际移民问题探析》，《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3 期，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我国国际移民对迁入国的影响；（5）周聿峨、白庆哲：《国际移民与当代国际安全：冲突、互动与挑战》，《东南亚纵横》2006 年第 1 期；（6）梁茂信：《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兼论美学者的观点》，《世界历史》，1996 年第 3 期。笔者也检索了 1999—2007 年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了解到仅有暨南大学 2006 级博士生邵允振写过《1980 年以来美国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一文。佟新撰写的《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是一本有份量的人口社会学专著，其中谈到了“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第 130—132 页）。但是，关于国际人口迁移的影响的专题论文较少。

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5 页。

美联社 2004 年 5 月 26 日电：《多数人认为移民影响消极》，《参考消息》2004 年 5 月 28 日。

世界经济以及流出国、流入国的影响至今仍无定论。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布莱克说，移民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对经济以外的许多方面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有必要对移民现象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进行细致研究，分析其“积极和消极”作用。这涉及到对国际人口迁移的核心与实质的正确理解，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国际人口的合理流动。因此，探讨国际移民的后果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移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积极面是第一位的，负面影响是第二位的。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促进国际人口的合理流动，趋利避害，尽量减少国际人口流动的负面影响。

一、国际移民的积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由移民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确定，国际移民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消极的”。我们认为，事实上，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国际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有着积极的作用，国际移民促进了接受国经济的发展，在人口增长和就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移民还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国际移民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进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国际移民对迁入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移民迁出国方面考察，移民寄回母国的汇款增加了迁出国的外汇和投资能力，国际移民也是国际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其祖籍国的有力支持者。

第一，国际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起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人口的流动有利于避免近亲、同性间的通婚，或者仅仅在较小的人群、地域范围内的通婚，后者在闭塞的农业社会中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另一方面，人口迁移的过程往往也是优存劣汰的过程。特别是在早期的或者长距离的、动乱时期的迁移中，能够达到终点并且生存繁衍下来的，往往是体力和智力上都占优势的那一部分人。经常迁移的人口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充满活力与朝气，与美国是一个“移民之邦”有直接的联系，正是由于移民的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使美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高度发展的国家。加拿大也是一个移民国，每年加国接受 30 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加拿大与美国一样，也分享了移民的知识、技术、传统和成果。

第二，从正面影响来说，国际移民促进了接受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国际移民为接受国增加了人力资源，弥补了本国劳动力的不足。像美国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显然得宜于国外移民。许多迁入者具有较高的生产知识和技能，解决了接受国相应专业人员短缺的困难，起到促进接受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其次，高级科技人才流入接受国，为接受国节省了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在美国，所有外国出生的成年人中大约有 42% 的人至少受过高等教育，这些人中的大约 23% 具有硕士学位。据估计，美国大学生取得学士学位需花费约 10 万美元，大学毕业以后再取得硕士学位需花费约 5 万美元，进而再取得博士学位至少还需要花费 5 万美元以上。换言之，一个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共需花费 15 万美元，取得博士学位共需花费 20 万美元以上。所以一些美国学者也承认，“美国经济

[英] 理查德·布莱克：《移民潮有助于减少贫困》，《参考消息》2005 年 2 月 5 日。

Sarah Collinson, *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93, p.64

鲁西奇：《移民生存与发展》，《读书》1997 年第 3 期。

李宏规：《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家政策》，《南方人口》1997 年第 3 期。

Robert E. B. Luc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K: Edward Elgar, 2005, pp.7-8
参见马侠《论“脑流失”》，《人口研究》1993 年第 3 期。

从整体上很重要的得益于那些国外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移民”。

再次，国际移民促进了接受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美国的亚洲和拉美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一项研究表明：“合法和非法移民不是美国经济的负担，他们每年为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价值100亿美元。”亚洲移民是美国可资利用的人才网。美国的硅谷公司有许多是由印度人或中国人开办的。印度每年有10万名信息技术专业人员获得前往美国工作6年的特殊临时签证。1990年在美国的印度人已达68万人，现在全美共有100万印度裔美国人，其中约有8万至10万住在华盛顿地区，而大多数又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高科技密集区有关。1999年大约30万印度裔美国人在加州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他们的总收入达60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多萨尼说，硅谷的印度裔美国人中有技师，更有业主和经理，他们启动了超过15%的高科技企业。许多华人也进入闻名于世的美国硅谷，他们对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硅谷里有30多家公司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开办的，他们来自清华大学。”这些公司规模虽小，但发展迅速，业绩良好。这一类华资高科技企业，受到美国企业界的重视。在王安公司失败之后，继之而起的又有实力强大且有发展前途的王嘉廉的国际电脑联合公司，杨致远创办的雅虎电脑软件公司等。

最后，国际移民为接受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以英、美为例：美国的拉美移民多数是从事小商业、机械修理、杂货铺和餐馆，但也有人经营企业比较出色。美国“有80位拉美移民富翁，他们的财产超过了2500万美元，其中有32人是古巴人”。“在近年《财富》周刊为美国1000个大企业排列的座次中，10多位拉美人的企业位次靠前。”2001~2002年，外国留学生为英国创造了50亿英镑的收入，外来游客每年为140万英民众提供就业机会。

无可反驳的是，“精确估计由移民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在目前考虑的范围里想要精确估计是不可能的。然而，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已经制定的移民政策和改变他们的尝试都是基于一些这样的评估之上”。

第三，国际移民在人口增长和就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内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个是外来移民的流入。1990~1995年间在较发达地区的全部人口增长中，有45%是由于国际迁入人口形成的；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占人口增长的1/3；在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的88%来自国际人口迁移。与此同时，国际人口迁移使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3%，其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7%^⑩。

移民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一直是许多研究的主题。国际人口迁移缓解了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压力，使移民迁出国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就业和工作机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移民对迁入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否有冲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美

Peter Duignan and Lewis H. Gann, Peter Duignan and Lewis H. Gann, *The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Immigra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238.

墨西哥《金融家报》1997年5月20日文：《移民是美国健康经济的支柱》，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6月29日。

新加坡《海峡时报》2002年4月25日文：《移民群体网可以弥补人才流失》，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4月27日。

美国《华盛顿时报》2000年2月25日文：《印度裔美国人用现金帮助“祖国”》，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3月11日。

法国《世界报》2000年5月31日文：《美国硅谷的中国人》，《参考消息》2000年6月14日。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经济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拉美社哈瓦那1998年7月8日电：《拉美移民迅速增加牵动美国政界》，《参考消息》1998年7月25日。

巴西2000年11月8日文：《美国的拉美人》，《参考消息》2000年12月24日。

钱波：《论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http://www.chinaacc.com/new/287/296/2006/7/ma630538371313176002874-...>

Anthony M. Messina & Gallya Lahav, *The Migration Reader: Exploring Politics and Policies*, Boulder.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p.111.

⑩ 参见李宏规《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家政策》，《南方人口》1997年第3期。

国，有人认为“移民是廉价劳动力，偷窃了美国人的工作”。一句话，移民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事实表明，移民对本国劳动力就业机会产生了很小的影响，略微减少了低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有几个原因。首先，移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是由于移民促进了工业的持续发展，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为国家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企业家。此外，由于语言、教育和以前工作的缺乏，新移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国工人产生了竞争。事实表明，移民对一般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影响，虽然在一些地方经济欠佳和移民较多的地区，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也许受到不利影响。最后，移民包括不是充当美国纳税人的非法移民，是实际的获利者——他们向政府缴的税款多于他们从政府获得的收益。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 1100 万移民劳动者每年收入为 2400 亿美元，缴税达 900 多亿美元，远远多于其在社会福利中所获得的 50 亿美元”。国际移民的到来增加了社会的购买力，如 2000 年美国西裔人口的购买力高达 4524 亿美元，比 1990 年增长 118%，据有的美国学者预测，“西裔人口的购买力到 2050 年将达到 1 万亿美元”。可见，总的来看，从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增加购买力来看，移民是美国的财富，不是美国的包袱。

第四，国际移民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许多移民愿意居住在城市，因为城市就业机会比农村多，这样移民就改变了城市发展的面貌。以美国纽约、加拿大温哥华、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例。移民是纽约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移民对纽约地域的扩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移民决定了纽约人口的增长模式。纽约人口增长模式不同于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它以海外移民为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从 1820~1920 年，有 1130 万外国移民先后进入纽约，移民占全市总人口比例最高时达到 50% 以上。人口生存和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移民涌入增加吃穿住行等生活资料，更离不开城市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如住宅、学校、医院、车站等迅速增加和扩大，同时也促进工厂、商店等增加。纽约城市区域不断扩展，从曼哈顿南端一隅向北延伸至曼哈顿全岛，并进而扩展到曼哈顿周围 4 区。在 100 年内，纽约人口增加了近 50 倍，面积增加了 80 倍。大量移民流入刺激了纽约城市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纽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使纽约成为全美国吸引海外移民最多的城市。正是这种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使纽约成为历史上城市化最迅速的城市之一。

加拿大温哥华的人口近年来迅速增长。1991 年总人口是 1602596 人，1996 年为 1831665 人，2001 年为 1986965 人；两个五年期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 14.3% 和 8.5%。温哥华按总人口计算为加拿大第三大城市，列多伦多市和蒙特利市之后；按移民人数计算，是全加拿大第二大移民中心，仅次于多伦多市。20 世纪末，温哥华的所有移民人口中一半以上是新移民。温哥华新移民以华人和南亚人最多，其中 20% 生于香港，14% 生于中国大陆，9% 生于南亚地区。这给温哥华市增添了多元文化色彩。新移民中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科专业的人数较多。温哥华的特点之一是华人多，1996 年全加华人总数为 820370 人，占全加人口的 2.9%；华人中 40% 居住在多伦多，有 32% 居住在温哥华，这两个城市就聚集了全加华人的 72.4%，即 2/3 以上。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移民潮的影响，温哥华市的人口结构大大地改变了，使它迅速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大都市。

香港的繁荣与发展、香港奇迹的出现，与祖国内地有着密切的关系。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

Pertter Duignan and Lewis H. Gann, *The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Immigra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224.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3: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38—539.

陈奕平：《当代美国西班牙裔人口的变动特点及其影响》，《世界民族》2002 年第 5 期。

林广：《移民与纽约发展》，《城市问题》1999 年第 2 期。

王昺、梁晓：《温哥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世界民族》2003 年第 4 期。

移民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移民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首先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从大陆到香港的移民,其来源多是城市,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这些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为香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今为止,香港还要引进大量廉价劳工以弥补本地劳动力不足。其次,特别应提到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从内地城市特别是上海迁到香港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香港的很多精英人才,包括实业家、教育家、文化人,都是从内地迁去的。香港缺乏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移民所带来的廉价、丰富、质优的人力资源,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经济起飞过程中,从普通工人到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以移民为主体。

被称为“亚洲模范城市”的新加坡,是1819年由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创建的一个帝国贸易据点。到1867年,它发展成为英国的一个成熟的殖民地。由于远距中国大陆南部,这座城市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为数众多的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殖民地代表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性大都会,它不仅与伦敦有联系,也和巴格达、雅加达、广州和上海等有联系。新加坡被人称为“喧闹而有生机”的城市,到处是商人、船员、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工人阶层。由此可见,是移民促进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第五,国际移民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进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美国移民为例。现在的亚裔美国人不同于老移民,他们愿意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印度移民“克服了各种障碍,开始渴望参与美国政治生活了”。印度裔移民出来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数越来越多,尽管成功者还不多。但已有不少印度裔移民成功地当上了州议员,如马里兰州州议员玛尔·巴尔维就是第二代的印度裔美国人。

美国是华人参政较活跃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美国华人参政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华人参政的代表人物有邝友良、谭福善、李察臣和邓悦宁。进入70年代以后,华人在政治上日益活跃,形成一股愈来愈大的华人参政热潮。早在1974年1月,旧金山华裔已经成立“华裔政治协会”,1977年成立“全美华人协会”。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华人参政行动更趋积极,其中包括很多战后才来美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1983年,洛杉矶华人选民成立“华人参政促进会”,1987年,华裔吴仙标、陈香梅等人联合发表《华裔公民关于1988年大选政治宣言》,要求总统候选人承诺在当选后任命合格的华裔公民出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籍华人参政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美国华人于1994年底成立了民权组织——“华美民权联盟”。美国华人在1996年6月13日又成立了另一个民权组织——“华人参政促进总会”。美国华人于1996年在费城还成立了“美籍华人政治行动委员会”。

美国华人的参政,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在1999年的中期选举中,华裔律师吴振伟在俄勒冈州胜出,成为该州首位华人联邦众议员。由于他真正做到了亚裔的代理人,在美华人称他为“华裔之光”。2000年是美国华人参政史上的重要一年,不仅参选者多、得胜者多、投票者多,华人的参政意识普遍提高。“根据纽约市华人聚居的华埠6个投票站的统计,有7300多名华人参加了投票,是当地华裔选民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在纽约市的法拉盛区,参加投票的华裔选民有350人,韩裔有250人。”华人民权组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6年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州长,开

《人口研究》编辑部:《移民与香港的发展》,《人口研究》1997年第5期。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李向群:《印度裔美国人让人刮目相看》,《光明日报》2002年7月19日。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315页。

梁英明:《海外华人参政议政问题研究》,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创了华人参政的新里程。在 2000 年美国大选中，骆家辉再次竞选华盛顿州州长连任成功。赵晓兰现在任布什政府的劳工部长，是美国首位华裔高官。在 2002 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华裔脱颖而出。“全美各地有近 200 位亚太裔候选人参加这次美国中期选举，102 位当选各级公职。其中凌德丽以超过 23 万张选票当选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 2006 年美国中期选举，一批华人政治家脱颖而出，有的成为州政府的官员，有的成为州议员，有的成为市长，特别是在加州，华裔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华人参政引起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重视。每当美国选举时，两党候选人都要到华人社区争取选票，这表明华人参政对美国的政治起到了一种制衡作用。同时，华人参政也促进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美国既定的政治框架下，华人移民通过努力不断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从而使美国政治资源的分配日趋合理和公正。”

拉美裔美国人也用各种形式参与政治，介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华裔公民和拉丁裔公民参加选举的比例都低于白人公民，但是拉美裔公民投票率的比例高于华人。如：美国 1996 年大选中，登记的华裔选民约占华裔公民总数的 56%，实际投票者只占公民的 43%，相应的数字在拉丁裔公民中是 59% 和 44%。目前，拉美裔美国人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竞选议员和各级官员。现在，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在国会议员中有 19 名，在参众两院 535 名议员中所占的比例是 3.5%。他们在国会中成立西班牙语裔党团，就他们所关心的如移民、教育、减税、任命等问题与布什进行对话。他们还筹款帮助候选人竞选。在某些州或市，拉美裔移民已开始出来竞选州长或市长。由于拉美裔美国人口大幅度增加，使得两党不得不正视其潜在力量。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这一群体的选民占了总选民的 7%，其中约有 700 万人参加了投票，2/3 是支持民主党。据有人估计，2004 年有 1100 万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美国人参加投票。但是对拉美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不能估计过高，我们应看到，他们的投票率还很低，由于其政治观点的分歧，导致了政治观点的多样化。

第六，国际移民有利于文化交流和传播。以美洲为例，大规模国际人口迁移，“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的人群相互杂居的地区。属于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广大移民把各自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带到了拉美。这些不同渊源的文化之间，以及它们同印第安文化之间，经过长期的互相影响和互相适应的过程，终于形成一种新的拉美文化。在当今拉美文化各个领域，人们既能看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又能看到非洲文化的影响，甚至有时还能看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拉丁裔人口在美国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拉丁裔特别是墨西哥人对美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代人要将美国文化打上拉丁的印记。如果说上一代的拉丁裔移民被迫与盎格鲁—美国文化同化，那么在这一代，美国社会随着更多的拉丁裔移民变为美国人，也变得更为拉丁化。”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生活习俗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反映出来。如纽约的城市建筑风格，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形成了实用、和谐统一的形态。在报业方面，移民创办了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多种报刊杂志，如《纽约周报》、《自由问询报》、《纽约先驱晨报》、《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时报》，等等。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人口迁入国，目前加拿大的移民来自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也使加拿大的种族、语言构成更趋多样化。如 1981—1991 年到达加拿大的 133 万移民中，来自欧洲的移民比重为 26.4%，而来自亚洲的移民比重却高达 46.5%，

《亚洲周刊》2002 年 11 月 24 日文：《美国会选举华人有突破》，《参考消息》2002 年 11 月 26 日。

王子昌：《华人移民与美国政治的发展》，《世界民族》2005 年第 1 期。

梁英明：《海外华人参政议政问题研究》，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4 页。

参见姬虹《从 2000 年美国人口普查看美国种族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

夏丽仙：《国际人口迁移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朱世达：《将诞生一个“拉丁美国”吗？》，《世界知识》2000 年第 6 期。

参见林广《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城市问题》1999 年第 2 期。

仅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就占了12.9%。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带来了各地的语言，现在，加拿大有多达11个语系的50个语族的语言。据199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有20%的人会讲英、法两种法定语言之外的语言，其中华语是仅次于意大利语和德语的第三大非法定语言。有这么多人口迁居加拿大，与加拿大政府实行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政策有关。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对有色民族实行同化政策。由于这种政策遭到许多亚洲移民的抵制和批评，于是，1971年特鲁多总理宣布了多元文化政策，1987年又确立了多元文化原则。为了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政府于1976年通过《人权法》，1982年通过《权利与自由竞争法》，1988年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多元文化法》。这一政策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广泛支持，并有利于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第七，从移民迁出国方面考察，移民寄回母国的汇款增加了迁出国的外汇和投资能力。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寻求理解国际移民对输出地区的国际移民的影响。移民对来源国的显著的影响是他们汇款给家里和朋友。官方的数据表明，这些汇款的潜在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外国工人每年汇款给他们的来源国是75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官方发展援助的总数还高50%，即便这个数字也不能掩饰杜伦德称之为“流动货币”的真实数量，因为它不包括暗地或转入的数字。亚洲有一份报纸对于移民寄回其祖国的钱称为“贫穷国家的母乳”。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随着许多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逐渐向外国工作者敞开大门，寄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也一下子从1980年的177亿美元骤升到1990年的306亿美元，直至2002年的800亿美元。到2005年，全世界汇款额超过2320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收到汇款1670亿美元。

汇款因此成为贫穷国家的一个外汇资源。在2001年，汇款的数额是外国援助的两倍，是净私人资本的10倍。主要的受惠者就是那些中低等收入的国家，它们几乎接受了全世界一半的汇款。在亚洲，菲律宾在全球各地有800多万劳工，他们“支持了一个国家的生存”，直至1999年，68亿美元的外劳汇款仍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超过了出口。2002年，菲律宾的外劳美元汇款超过75亿美元。在巴基斯坦，2003年的汇款达到破记录的45亿美元。政府2002年7月公布了一项计划，准备再“出口”20万工人。巴基斯坦的一位劳工部长说：“这样的人力出口能为20万个家庭减轻负担，就像在巴基斯坦不同的地方修建4座大坝、两条高速公路能够为50万个家庭减轻负担那样。”巴基斯坦每年出国就业者多达12万以上，1980—1981年获取侨汇达21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同期出口总额的70%。1973年，移民工人的汇款相当于土耳其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64%，尽管这个比例在1982年有所下降（1982年为27%，1989年为17%），但总数在不断上升。通过官方渠道回国的汇款单在1980年超过了20亿美元，1990年则超过了30亿美元，1989年公认的汇款（正好超过30亿）大约补偿了土耳其贸易赤字的75%。类似的数字也可以应用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南斯拉夫等国家。作为整个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国际汇款占摩洛哥总收入的66%，占埃及收入的51%。

参见李玲《加拿大人口发展与人口迁移》，《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5期。

参见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41页。

Douglas S. Massey et al.,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Reprinted 2002, P.222.

钱波：《论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http://www.chinaacc.com/new/287/296/2006/7/ma630538371313176002874-...>

孙笑天：《他们支持了一个国家的生存——菲律宾海外劳工素描》，《参考消息》2004年5月6日。

[德]维什·卡帕、约翰·麦克哈尔：《移民带来的新好处》，全顺芳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3期。

张纯元：《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Sarah Collinson, *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93, p.7.

刘国福：《移民法出入境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侨汇逐年增加。2000 年该地区的侨汇约为 200 亿美元，占全球当年侨汇的 31%，为各洲之首。在美国的墨西哥工人较多，据有关资料，墨西哥工人仅在 2002 年寄回国家的钱将近 200 亿美元，是墨西哥每年农业出口价值的两倍，比其旅游收入高出 1/3。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尽一切所能来保持这样的收入。

国际移民是国际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其祖籍国的有力支持者。国际移民虽然在国籍上脱离了祖籍国，加入了所在国，但与其祖籍国的民族关系和血缘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他们与其祖籍国紧密相连，一个强大的祖籍国，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国际移民的聪明才智和光辉成就，又为其祖籍国增添了光彩。由于这些特点，国际移民往往是国际民间外交信使，是国际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促进国际交往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民族和血缘的关系，国际移民又是其祖籍国的有力支持者。以中国在海外的侨胞为例。中国人移居海外有上千年的历史，我国有数千万海外侨胞，居住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首创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在檀香山华侨中组织起来的。广大华侨反对封建帝制、支持革命、捐资助饷，捍卫共和。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他们积极宣传抗日，募捐支援抗战，慰问前方将士，成立抗日组织，积极参加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多次集会，通电反对内战。新中国成立后，有 2500 多名华侨知识分子积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建国初期，侨汇成为国家非贸易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海外侨胞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更加认同中华文化，参政意识提高，促进中国统一的民族使命感明显增强，爱国友好力量迅速壮大，许多华商纷纷在中国投资兴业，既支援了家乡建设，又使自身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总起来看，移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移民通过新的企业技术振兴了城市内部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又吸引了高水平的移民。

二、国际移民的负面影响

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出国和迁入国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一，对原籍国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流失，进而可能会影响原籍国的经济发展。

非洲、俄罗斯、德国、中国是人才流失较多的国家和地区。非洲近十年来，已有 1/3 的高级人才流失。1994—1996 年，从俄罗斯去加拿大、美国、以色列、希腊和德国的移民中，拥有大学学历的移民分别占到移民数量的 50%、45%、34%、25% 和 17% 以上。多年来德国一直有人口外流的趋势，最近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有迹象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离开德国。政界和工商界领导人说，德国正在失去最优秀的人才。2005 年移居国外的德国人为 14.48 万，与 2001 年的 10.95 万相比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回到德国的仅为 12.81 万，比一年前减少了近 5 万人。2005 年成为近 40 年来离开人数多于回国人数的第一年。人口专家还说，移民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离开德国的不再是 1990 年统一以后离开东德到奥地利或瑞士餐馆打工的年轻

丘立本：《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国际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朱其良：《国际移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陈玉杰：《以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为契机，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侨务工作研究》2005 年第 4 期。

Vernon M. Briggs, Jr., *Mass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M.E. Sharpe, Inc., 2003, P.20.

周聿峨、白庆哲：《国际移民与当代安全：冲突、互动与挑战》，《东南亚纵横》2006 年第 1 期。

的不熟练工人，而是医生、工程师、建筑师和科学家。所列举的离开德国原因包括：失业严重、劳动力市场僵化、官僚主义严重、税收高和经济增长缓慢。中国大陆人才流失也相当严重，1989年以后，“人才外流成为一种潮流。许多西方政府允许中国学生、学者在所在国滞留一个时期，结果，有5万中国学生和学者留在美国，1万多中国学生和学者获得在加拿大工作的权利，有2万中国学生、学者留在了澳大利亚”。人才外流现象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外流成为现代国际人才流动的主流。正因为国际移民造成了输出国的人才流失，有学者认为“移民输出国从移民那里得到的利益没有接收国得到的多”。

第二，从迁入国方面考察，国际移民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移民特别是难民的大量涌入加剧了世界部分地区的紧张局势，造成了某些地区不安定的因素。自1976年起，世界难民正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给难民接受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难民和移民是全球性问题，一份资料说，截止1997年年中，全世界人口达到58.5亿，大约有5700万难民。难民涉及的面很广，地球上19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85个是联合国成员）的大多数都面临着难民和移民问题。有人甚至称20世纪为“难民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多次的内战和冲突遗留下大约1.5亿被驱逐者。仅在1939—1952年，欧洲和亚洲就有大约4000万难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难民潮和移民潮不断上升。1995年估计有难民5700万人。国内难民数量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非洲、拉美等地区，从严重程度来看，国内难民人数达600万的苏丹居第一位。在哥伦比亚，估计已有330万人被迫逃离家乡，在国内难民人数方面居世界第二位。接下来依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伊拉克，难民人数分别为230万、200万和100多万。拉美地区除哥伦比亚外，墨西哥国内有1万至1.2万名难民，秘鲁有6万左右的难民，危地马拉的难民数量则超过24万。国内难民比较严重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尼泊尔、俄罗斯（车臣地区）和索马里。

难民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经济原因迫使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园。非洲人出于经济原因而生活在海外，在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安哥拉、利比里亚、索马里和苏丹，许多人多次逃亡。这些贫穷的移民也被称为经济难民。另外有一种人构成环境难民。由于可耕地日益减少，环境遭破坏，粮食供应日益减少，所以他们要另谋出路。环境难民所占的比率在急剧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较为少见的环境难民到90年代初已经剧增至几亿人，估计介于5000万和5亿人之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有5亿环境难民。据估计，经济难民的数字大于政治难民的数量。第二，是内战和人权行为导致的难民。在欧洲，苏联的瓦解和南斯拉夫的冲突导致较大的难民潮。在外高加索争夺纳卡地区的战争中，有29.9万人逃往亚美尼亚，有20.1万人逃往阿塞拜疆。而阿塞拜疆国内难民有67万人。格鲁吉亚种族冲突的后果是25万人在国内被驱赶。俄罗斯的车臣战争导致61.5万人背井离乡，其中有20万人在国内颠沛流离，其他人逃往周围的国家寻找避难所。据日内瓦2005年3月公布的一份关于全球难民情况的报告显示，内战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每天迫使8000人逃离自己的家园，到国内其它地方避难。暴力行为的急剧增加，是难民

[德]马克·兰德勒：《德国人才外流加剧》，《参考消息》2007年2月9日。

David Zweig and Chen Changgui, *China's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p.7.

Sarah Collinson, *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93, p.64.

朱其良：《国际移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德]贝恩德·韦伯：《难民和移民是全球性的问题》，《参考消息》1998年10月2日。

埃菲社日内瓦2005年3月19日电：《全球“国内难民”数量惊人》，《参考消息》2005年3月31日。

[德]贝恩德·韦伯：《难民和移民是全球性的问题》，《参考消息》1998年10月2日。

潮涌现的重要原因。

由于大量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涌入，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住房和就业问题，因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据国际移民组织（IOM）2001 年的保守估计，全世界 1.5 亿国际移民中，大约有 4000 万属于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差距，而全球化又把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除经济原因外，政治、文化、战争、环境的破坏也是非法移民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信息化、交通、通讯的一体化，各国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密切，使得人们对传统的地域、血缘关系认识淡化，成为进一步促进非法移民的动力。

非法移民潮就像一股“黑流”涌动在世界各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成为一道困扰世界各国的世纪难题。美国华人学者彼得·邝在论述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时指出：“许多人非法进入美国，他们在唐人街生活，各方面都要付出常人难以预料的努力。数量巨大的新移民搅乱了已经饱和的唐人街劳动力市场，使这里的经济陷于萧条，几乎成为一个绝望之地，非法移民对于唐人街的严重冲击并不在于其数量，他们也许还占不到唐人街人口的 20%，却大大地搅乱了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平衡。”非法移民问题对国际安全提出了挑战。非法移民问题它所凸显出来的“非传统安全”影响日益突出。非法移民问题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由于各国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意见不一，且缺乏国家之间的有效配合，致使国家之间“相互指责、推委责任”，有的国家甚至把非法移民问题与人权挂钩，严重地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于非法移民对接受国的安全、经济、文化造成一定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接受国的移民政策。斯洛博丹·迪加杰克（Slobodan Djajic）在《非法移民趋向、政策和经济影响》一文中写道：“非法移民现象影响了移民供求和相当繁荣经济中合法移民之间的不平衡。它也影响了发达国家对合法和无证件外国劳工的不断的需求。非法移民为接受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它逐渐损毁了当局和合法移民计划目标。特别是非法移民对财政计划、工资、本土工人的就业机会造成了影响，对当地社区、雇佣无证件外国工人的工业造成经济影响。此外，在一些国家，当局担心有一天非法移民会对本土文化的一致性或对内部安全和国家一致性带来挑战。面对扩大的非法移民现象，接受国采取各种措施对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进行控制。这些措施包括限制非法移民的就业机会、公共福利，增加大量费用实行边境控制，对避难者采取新的紧缩政策，通过新的法律对非法移民实行驱逐，对参与走私的外国人集团和个人实行罚款的惩罚，等等。”

国际移民跨国犯罪引发国际冲突，直接威胁世界和平，影响世界经济发展。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劫持 4 架美国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一架撞塌了五角大楼的一角，还有一架坠毁，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美国“9·11”恐怖事件。美国方面称，“9·11”事件的元凶就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的阿拉伯恐怖分子。“9·11”事件造成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美国经济因此损失巨大，进而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国际犯罪活动往往与人口的跨国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的跨国犯罪混杂在人口迁移的每一个环节，使得国家、社会和居民对移民产生了强烈的戒心，对其自身的安全状况极端敏感。而事实上，国际移民本身也是跨国犯罪的受害者，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恐怖主义等国际犯罪活动动摇了外来移民的法律地位”。

石刚：《国际资料信息》2004 年第 5 期。

徐军华：《非法移民动因探析》，《江汉论坛》2005 年第 4 期。

[美] 彼得·邝：《新唐人街》，杨立信、寿进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徐军华：《非法移民问题的国际法思考》，《法学评论》2007 年第 1 期。

Slobodan Djajic,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ends, Policies and Economic Impac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137.

参见朱其良《国际移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周聿峨、白庆哲：《国际移民与当代国际安全：冲突、互动与挑战》，《东南亚纵横》2006 年第 1 期。

但是，综观国际移民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说正面的作用是主要的，负面的影响是次要的。问题是，应该在缩小东西方贫富差距，健全国际移民有序流动机制下，实行国际人口的有序流动。

三、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人口大规模国际迁移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必然引起人口流动加速。“全球化使市场和平等机会愈多，人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寻求更好的机会而流动也就愈多。”世界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其核心与实质是劳动力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流动。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商品、资金、信息在世界市场中的流动分不开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劳动力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是生产诸要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不是可人为地阻挡得了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南北差距扩大，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国际移民似乎将继续增长。只要发达国家与它们热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悬殊继续扩大，向较富有的国家移民的希望人类历史上仍然将是一定的。”

第二，国际人口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带来双重影响或后果。国际移民是世界各个地区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国际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起着积极的作用，促进了移民接受国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接受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还促进了接受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同时，国际人口迁移又带来负面影响，即给移民输出国带来人口流失，进而影响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国际移民带来的消极影响还包括难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跨国移民犯罪问题。但是，国际人口迁移的负面影响与正面影响相比，其正面影响是第一位的，负面影响是第二位的。各国在探讨国际移民与发展的多方面问题时，应“最大限度地扩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减少负面影响”。

第三，国家之间应制订长期合作战略，以使迁移规范化，防止对移民的剥削，并使移民促进可持续发展。目前，许多国家政府对入境移民只有短期措施，且这些措施往往效用有限。因此，“要制定有效的政策，需要将移民作为长期的，与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来理解”。当今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可以用“中心——边缘的国际迁移理论”来解释。这就是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受“中心”剥夺。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范围的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虽然发达国家对人口迁移进行限制，但是这些发达国家接受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移民。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发达国家应拿出实际行动，真正帮助那些经济基础差、文明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以实现真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

第四，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人口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个更大的施展竞争力的舞台。我国不应该只是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路引向控制人口数量的单行道上，而应该把潜在的中国人口数量优势发挥出来，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扩大劳务输出，拓展就业渠道，赢得大量外汇，发展中国的经济，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口管理和人才流动的基本思路。中国政府有

Richard Münch, *N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Global Ag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118.

丘立本：《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侨务工作研究》2002年第2期。

W.M. Spellman, *The Global Community: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United Kingdom: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Phoenix Mill, 2002, p.177.

钱波：《论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http://www.chinaacc.com/new/287/296/2006/7/ma630538371313176002874-...>

[澳]斯蒂芬·卡斯尔斯：《亚太地区新移民：促进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黄纪苏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参见钱承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关部门应该为劳务输出、甚至是人才输出创造有利的条件，实行人口、人才的合理流动。我们“应尽快出台完善的、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级劳务合作法律，使之纳入法制的轨道。进一步规范对外劳务合作的市场经营秩序，保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大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在行业自律、业务促进和规范协调等方面的作用”。我们一方面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吸引海外人才到中国来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扩大开放的步子，实行合理的人才流动，目前我国大学生、研究生就业何其难，为什么不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呢？

总的来说，国际移民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移民既是全球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移民输出国和接受国进一步变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它不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巨大而迅速，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关系、文化、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移民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民族文化多样化，改变认同，模糊传统的界限。但是，国际移民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的社会转型若要取得成就，必须更好地理解 and 处理好移民问题。

(责任编辑：李 申)

Immigration Dual Effects on the Sending Countries and Receiving Countries

Li Qirong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mmigrants dual affection on that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and brings dual affection and resul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positive role rousing population quality and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ceiving countries and speeds up urbanization courses as well as democratic process and plural culture development.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brings negative influence on which makes loss of a talented person and effects on regional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ugees problem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commits a crime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The a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comparative to negative influence, the active influence is first, negative influence is second. We should make active manner to advance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suitable remove and avoid mistakes and make good and reduce negative of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Sending Countries; Receiving Countries; Dual Effects

许丹松：《中国劳务输出潜力巨大》，《参考消息》2005年4月15日。

[澳]斯蒂芬·卡斯尔斯：《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黄语生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